

名刊名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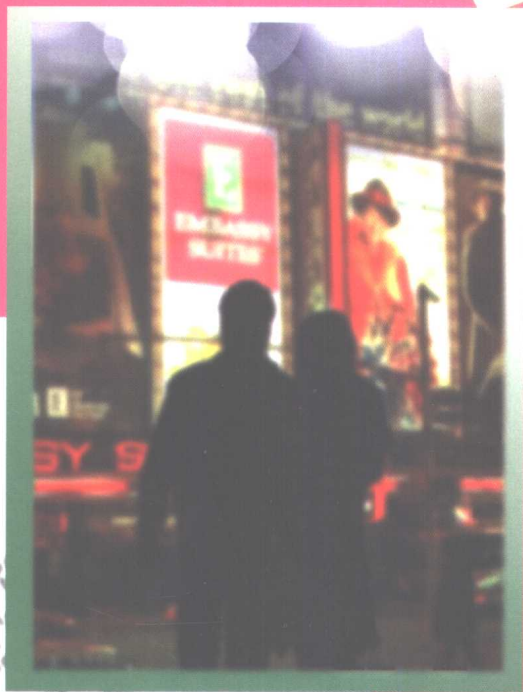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新小说

李敬泽

主编

卫慧 徐坤
东西 鬼子 等著

夜 粉 红 C fen Hong



华文出版社

TEENITIONG

粉红夜



李敬泽主编

卫慧 徐坤 东西 鬼子 等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粉红夜:《人民文学》新小说/李敬泽主编;徐坤等著.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8
(名刊名家丛书)
ISBN 7-5075-1212-6

I. 粉… II. ①李…②徐…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6699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http://www.hwcbs.com>

电子信箱:webmaster @ hwcbs.com

电话(010)83086853 (010)8308666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大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89 千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0001—8000 册

定价:20.00 元

序

李敬泽

这是一份见证。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小说的某些重要趋向在此留下了清晰的印迹。

从94、95年起,《人民文学》意识到新的、年轻的小说家们正在走来,我们怀着惊喜等待着他们。为此,我们开设了《本期小说新人》栏目,这个栏目在2001年易名为《新小说》。

一批60年代出生的作家由此走进人们的视野,在他们身后,紧接着的是一批70年代出生的作家。很多人通过《人民文学》发表了写作初期的重要作品,他们的名字现在已在文学读者中广为人知。

这里收录的小说大部分出自这两个栏目,另外一些发表时虽然并未列明“新人”或“新小说”,但它们是“新”的,人是新的,小说也新。由于篇幅的限制,也由于我们希望这本书有较为统一的面貌,编选时除首尾两个中篇外均取短篇,同时较为偏重都市题材和青年生活,还有一些人、一些作品就只好割爱。

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是有关“新生代”和“70年后”作家的一种基本文献。自90年代中期起,他们以充满青春激情的写作应对着现实与生活,他们注视和整理自己的经验,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对小说艺术的可能性、对

文学生活的可能性作出了勇敢的、富于想象力的探索和开拓,世界因为他们的行动和言说而变得更为丰富。

这也是一份刊物的青春激情的见证。作为与新中国同龄的文学杂志,《人民文学》一直是年轻的,它一直站在中国文学的前沿,它发现和认识每一张新的面孔,它对起于青萍之末的微弱歆动有准确的敏感,它随时准备着,飞翔于最前方,直到微风变为浩荡长风。

于是,《粉红夜》的故事远未结束。

2001年6月20日

三

录

粉 红 夜

C O N T E N T S

李敬泽	序
徐坤	先锋 (1)
虹影	小折 (55)
邱华栋	飞越美容院 (76)
李大卫	卡通猫的美国梦 (85)
毕飞宇	谁在深夜里说话 (100)
张弛	夜行动物馆 (107)
狗子	刘明 (118)
吴晨峻	对一个人我们了解多少 (128)
李冯	十六世纪的卖油郎 (133)
丁天	数学课 (143)
东西	溺 (154)
红柯	美丽奴羊 (第一部分《杀羊》) (163)
荆歌	环肥燕瘦 (170)
李洱	错误 (182)
周洁茹	我们干点啥吧 (190)
戴来	要么进来, 要么出去 (208)
石舒清	清水里的刀子 (222)
卫慧	甜蜜蜜 (232)
朱文	重瞳 (243)
李浩	那支长枪 (258)
冯晓颖	扁少女 (277)
金瓯	铁皮 (293)
魏微	储小宝 (307)
叶弥	粉红夜 (325)
鬼子	被雨淋湿的河 (334)

11BAG 3/05



·徐 坤·

先 锋

废 墟

废墟早在撒旦他们这些个画家诞生之前就已经废在那里了。百八十年前，英法联军端着洋枪洋炮攻进北京城里，不住地烧杀抢掠，一把火就把好端端的一座宫殿变成了灰秃秃的一堆废墟。大凡能氧化燃烧的物质，全都纵身化了灰，成了有机物。剩下一堆堆点不着的石头瓦砾，则以无机物的形式千疮百孔地撑着，半梦半醒之间，追忆着灿烂荣耀的往昔。从蒙古利亚斜过来的冷风，岁岁年年敲打着复活下来的荒草老树，树枝子呕哑嘈杂不住地怪叫，毛草丛子也跟着哆哆嗦嗦抖个不停。泥沼之中逐渐升起了四季不灭的苇子花，盲目地随风跳着没心没肺的舞蹈，全没有一点国破家亡的忧思。废墟虽是废得不能再废，却时不时让争相繁衍的虫豸水

蛭们揽出一片乐园的欢欣。

画家撒旦是在一个秋季的傍晚偶然走到这里来的。那时候严霜还没有降临,刺儿梅的叶子上还残留着一丝夏末的气息。一群群候鸟在这里短暂地憩息之后,将继续朝着南边迁徙。暮色很重地垂落下来,很快就罩住了撒旦瘦长并略微有些驼背的身躯。撒旦已经走得很疲惫了,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已在城市里飘浮了多久,依稀能感觉到的,只是自己浑身积满了黄色的灰尘和馥烘烘的汗臭。原来飘浮并非像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和轻松,悬垂状态原来也是很累人的。

撒旦在一棵树前停住脚步,把手弯到背后,又顺势延展到身体两侧,做了一个卸下辘重的动作。然后他轻轻捶打着僵直不肯打弯儿的双腿,艰难地坐了下来。水汽飘飘袅袅地升腾,很快就在四周挂起了一道雾帘。城市纷乱的色彩渐次朝后褪去,废墟清冷的芜杂缓缓向前袭来。撒旦吁了一口长气,眯缝起双眼,看见几只惊醒过来的寒鸦,正扑喇喇从宿栖的树上飞起,不情愿地呱呱叫着向灰濛濛的远处窜去。那些轻捷的黑炭般的影像激起了撒旦无限的游思,把他黑洞洞的意识之门蓦地给惊震开了。记忆像鲜红的潮水一般汨汨地流出,一点一滴地在血管里蔓开。撒旦闭着眼睛,梦游一般张开双手摸索着向前。尖利的树梢,柔曼的草尖,狰狞的朽石一一在他的指尖上划过,给他留下一丝丝冰凉的温暖。那种鲜红的暖意渐渐积贮成完整而深刻的刺激,让他产生一种如临深渊般的狂喜的震颤。他浑身大汗淋漓,遏止不住幸福而又痛苦地狂喊:

“我操!”

尔后他迅速起身,重整衣冠,迈着全新而富有弹性的步伐快速离去,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落叶翻飞的秋季城市里,只留下脚步声在废墟的空旷中回荡了许久许久。

那时候，这座城市的大马路和小胡同里，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像灰尘一般一粒粒地飘浮着。1985年夏末的局面就是城市上空艺术家密布成灾。他们严重妨碍了冷热空气的基本对流，使那个夏季滴水未落。干旱一直持续到了秋天。各种传染病相继流行，密云水库水位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城市饮用水短缺，工业用水产生危机。郊区的农民更是叫苦不迭，他们悄悄到庙里举行各种祈雨仪式，暗暗诅咒是哪个挨千刀的作孽，得罪了龙王爷。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这竟是因为城里的艺术家太多的缘故，全是让精英密集给闹的。

艺术家们自己也正憋闷得喘不上气儿来。这个夏季实在是燥热难耐，把他们身上裹的水墨蓝的牛仔裤烤得火辣辣的，裆里的活儿给焐得一阵一阵地发炎，去泌尿科检查后得出诊断结果，说是包皮快要给磨烂了，已经有一两个白细胞在尿碱里头英勇出击，全力驱赶来犯之菌。说起来这事儿也难怪，这是一群没有行过割礼，或割过以后又顽强再生了的艺术家，循规蹈矩的现实主义日子是不情愿再过了，总在琢磨着换一个新鲜的活法儿。老式的大裤衩和老头衫什么的虽然透气风凉，却早就让他们瞧不上眼儿了，只是碍着面子，才没敢公开唾弃。招他们喜欢的是那种挺括、硬梆的牛仔粗布，一年四季里不下身地穿。不透气也不要紧，自有办法让它往里灌风，只要在仔裤的膝头和后臀尖部位挖出四个小窟窿，这不就全解决了吗？若是再在洞口周围打磨出参差不齐的毛边，就完全是一派浑然天成的意思啦！

稍微有点可惜的是，这毛边一根一根磨得太工整太精致了，处处都流露出人工仿造的痕迹，以至于它始终都是一种临摹，而永远成不了创作。艺术家们不免有些垂头丧气。

原来这玩艺儿也是被人穿滥了的。有什么能比穿人家穿过的裤子更没劲的呢？尤其是在这么个晌晴薄日的天儿里，没劲就

显得愈发没劲了。焦灼和烦躁让艺术家们痛苦得无所事事，创造之火在地底奔突却没有合适的井口喷涌，艺术家们脸上的痤疮憋得此起彼伏。万般无奈，他们只好蓄起了胡须，留起了长发，试图以一种胡子拉碴不修边幅的废墟面目，把内分泌不畅的粉刺状态刻意遮掩住。

于是这一年夏天，老百姓们只要一出家门口，就到处都能看到许多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乱蓬蓬的脑袋在大街小巷里游窜。

年轻的画家们在撒旦的煽情指引下，半信半疑厌厌倦倦地跟着他来到废墟。刚一进去，他们的眼睛就“刷”地被刺了一下，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废墟以那样生动的存在无情地剥落了画家们矫情的伪装，照得他们近乎赤身裸体，立时让他们感到四肢瘫软无力。原来废墟是真实存在着的，是先他们许多年就早已存在着的。它充满着并贯穿了他们诞生与成长的这个世纪。废墟就是废墟，废墟不是他们在脸上刻意修剪出的那种参差不齐脏兮兮毛烘烘的玩艺儿。废墟成为一种象征和隐喻，昭示着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命题。废墟竟是那么一种有着无尽含义的东西。它存在着，人们却忽视了它，一直都没有去破译这个谜。

画家们静穆地肃立着，用心比照，揣度着。终于，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获得了最初的真理：

“废墟！火！我！涅槃！”

“废墟！花！你！荒原！”

“废……费厄泼赖！”

“废墟！德漠克拉西！”

……

“废墟画派”成立宣言：

我们都是迷途的羔羊。我们不是荒原狼。孤独不是我们的向往，我们必须成群结队才有力量。

《中华大百科全书·文艺卷·F类》：

F：废；废都；废墟；废墟画派：崛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代表人物：撒旦、鸡皮、鸭皮、屁特。代表作：《存在》，《我的红卫兵时代》，《人或者牛》，《行走》。影响或者贡献：唱念做打俱佳，呈前卫状，做先锋科。在纯洁绘画语言方面开创了中国后现代艺术的先河。

（跨世纪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9页。）

“撒旦”、“嬉皮”、“雅当”、“痞子一代”（又称“垮掉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这些荣誉称号得益于傻旦他们自己处心积虑修饰出来的外部包装。傻旦最初听到有人称自己是撒旦时，内心着实惭愧不已。他在心里头说，我连上帝的毛都还没摸着呢，更别提什么叛逆出卖他老人家了，就因为牛仔裤露膝露腓，就随便拿我和撒旦相媲美吗？这不是空担了一个混世魔王的虚名吗？鸡皮和鸭皮也给叫得惶惶不安，总觉得自己从小到大一直是吃干饭拉稀屎，也没下出过什么真格儿的蛋，没能正儿八经地标一把新立一回异。小屁特就更不用提了，懵里懵懂地不知道自己究竟屁在哪里的。据说洋屁特腻烦的是“工业文明”“物欲横流”什么的，可是俺们反叛的到底是什么呢？于是就土屁土屁地怀着老大的纳闷儿，像一股气儿似地没有负担，内心却隐藏着带味儿的不安。

不过，从小营养不足，基本功没有练好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时候一到，锣鼓点儿一敲，撒旦鸡皮鸭皮屁特他们真就敢操家伙，青衣老旦小丑架子花地噼哩扑楞耍起棍棒刀枪，“喀嚓”，“扑哧”，一个小卧鱼儿就翻上了场。

撒旦：“孔子——”

鸡皮：“老子——”

鸭皮：“耶稣——”

昆特：“释迦牟尼——”

合：“所有的神，所有的人你们都来吧，都来吧让我用画框
拥抱你们用一大堆混乱的颜色来编织你们。”

《存在》：作者撒旦。画展一进门处，用一堆砖头支起来一个金属画框，一个四方形的巨大空框。从框里往外望去，能看到前来观展的人正鱼贯而入，人流熙熙攘攘。脑袋探进框子里的角度不同，进入视野里的物体也各不相同。往低处看，是大大小小的脚，往高处看，是奇奇怪怪的脸，往平处看，是粗粗细细的腰。背景则共同是灰灰蒙蒙幽深莫测的一片废墟。记者们前来采访，每次拍下的《存在》的画面都不一样。报章杂志上就刊出了原生态的各不相同的《存在》。

作者题跋：一切的虚无皆是存在。一切的存在皆是虚无。

《太平洋狂潮》评论综述：

A类：多么深厚且富有弹性的艺术空框！

B类：瞎掰。《存在》存在吗？

《我的红卫兵时代》：作者鸡皮。鸡皮从废墟里掘来许多烂泥，一把一把攒到画布上。然后他骑上画框，撒了一泡很长很长的浊尿。一滩浓黄悄无声息地洒过画布，漫延流淌出很大很不规则的图形，很醇，也很臊。

作者画中题诗：这是我今晨第一泡童子尿。昨晚我头一次没跟女人睡觉。

《太平洋狂潮》评论综述：

A类：金盆洗手。纯度无可比拟。

B类：尿的这是哪一壶？

《人或者牛》：作者鸭皮。这是鸭皮熬了几天几夜，用电脑绘制出的杰作。他把维摩诘的人像及毕加索的死牛一股脑地输入磁盘，结果机器里就吐出来一幅牛身人面图。一根根曲线交错扭结

打着莲花络，好似金蛇盘根交尾，又似佛在做着滔天欢喜图。

作者画面题诗：吃的是草，射出来的是粪。

评论综述：

A类：杂交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B类：不要脸的骚货。

《行走》：作者屁特。荒郊野老滩中，羊群倒立着四脚朝天地行走。羊儿们浑身溜光，只披着乌突突的羊皮。两头牧羊猪，乌克兰公和乌克兰母，穿着暖暖和和的羊绒坎肩，呼噜噜地啃着白水煮羊头。

画面题诗：羊毛不在羊身上，羊毛全在猪身上。

评论综述：

A类：二十纪最深刻的寓言。

B类：端的羊毛能养猪？

“废墟画派”一出现，首先让那些留过几天洋、见过大世面的评论家们兴奋得睡不着觉。他们一直都在处心积虑地思考着把国内艺术同国外线路接轨的问题。接不上轨就开不出去车，好货就得烂在窝里。这下可好了，“废墟画派”总算把这种疑虑给解决了，沉闷单调的日子总算可以借机捏出个响来了。于是他们赶紧三更半夜地从被窝里爬起来查各个语种的双解辞典，要给废墟画家们穿上一件最新款的衣裳，把他们包装打扮得豁豁亮亮。

好在那时候啥都想接轨都没有接上轨，伯尔尼版权公约和关贸总协定还制约不着中国的文人墨客，进口名词自由入境根本不用上税。评论家们就选用了最潮湿最啃劲儿的“先锋”“前卫”等等名词或形容词，试着往撒旦他们身上比量比量。这多少还带着点大胆的冒险精神，因为过关的时候还要经过检查呢。

果然不出所料，过关时还真就被机器卡住了。原因是海关的信息储存器里，对于“先锋”只存入了这么一条：

先锋者，积极要求进步，积极靠近组织，刻苦攻读马列毛主席著作，又红又专，热爱劳动，积极主动和同志打成一片之分子是也。

全自动电脑操作系统不知道这等庄严神圣的词儿用在该生撒旦身上是否合适。由于程序一时全乱了套，红绿灯讯号傻子似地乱闪个不停。

机器分辨不清的问题，最终当然要由人来解决。于是关员就说：“先把球踢到下边去，议一议再说吧。”

话题就给引到了球场上。小脑十分发达的运动员们纷纷发表了看法。不仅原来就踢前锋的人对此有意见，就连原来不踢前锋也没打算踢前锋，以及原来不踢前锋但一直想踢前锋却总也踢不上的也都有意见了。

前锋说：“这帮小屁特们也叫前锋，那我们叫啥？我们这前锋不白前锋了？”

打算踢前锋的说：“前锋要是像小屁特他们那样子，那可太让我们失望了，一辈子都白苦苦地争了。”

不打算踢前锋的说：“我原来对前锋多多少少还挺敬佩的，这样一来，就更没啥念想了，趁早拉倒吧。”

也有一直当替补上不了场的，就挺淡然地说：“这有什么呀，矮子里面总得拔出个大个儿来，前锋总得有人踢，谁去踢还不是一样。”

一时间竟有些莫衷一是。

就这么着，从夏末一直议到深秋，霜也下过了，雹子也下过了，紧跟着来的就是冬至。憋了一夏天的水分攒成鹅蛋大小的雪花，打头盖脸地恶狠狠砸下来，西北风打着旋儿呼呼地恨不能一口把废墟卷平。老百姓们不顾严寒，纷纷攘攘地从四面八方拥来，在废墟里踏上了亿万只脚。当然这并非是想让它永世不得长

草，而纯粹是由于人民群众喜爱运动的天性使然，不过是借机会活动活动腿脚罢了。

也有极个别专爱制造热点，爱爆冷门抢独家新闻的记者，也扛上相机大老远地跑来凑热闹。还没进门，老记就在《存在》里头定格住了，足足惊呆了十几秒，才抖落掉身上的雪花，按捺不住地高声咏叹道：“休看它只一片断壁残垣，却原来姹紫嫣红都开遍。这妖冶邪性的花儿越来越鲜艳，看来人们放的屁全都成了浇灌它的肥料了。”

“良辰美景奈何天，”老记起了一个兴，举着话筒凑到撒旦他们跟前，“哥几个还有什么进一步的打算吗？都给咱说两句。”

“赏心乐事咱家院，”撒旦守着他的《存在》，沉静地答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全靠我们自己。”

“梅花欢喜漫天雪，浑身是胆雄赳赳。”鸡皮说。

“去留肝胆两昆仑，我以我血荐轩辕。”鸭皮说。

“自古英雄谁无死，我是屁特我怕谁。”屁特说。

老记若有所思地点着头，咔嚓咔嚓使劲拍照，急着赶回报社发特稿。也不知他的运气怎么那么好，那天他所拍摄下的《存在》，画框里捕捉到的竟是正走红的影视大明星东方美妇人的倩影。稿子第二天就上了头条，这下可更是轰动得不得了，不光光是人民群众，就连平日里一向尊崇“文人相轻”，爱在同行的脚后跟点“二踢脚”的艺术家们也都给招来了。艺术家们伸长了一直龟缩在大衣领子里观风向变幻的脖子，瞪大莫名其妙的眼睛，在《存在》里存在了存在，在尿臊味里做了几个大幅度的深呼吸，又被倒立行走的羊和人与牛的体位倒错所启迪，然后，醍醐灌顶似地，憋在壳里的魂灵立时就脱颖而出，附了形体，不再忽忽悠悠地跟肉体分离了。

灵与肉这么稍微一统一，艺术家们上的那些个火立时就败下

去了，大便也通畅了，痤疮也不起了，闭起门来就开始造车，推着小车颤颤巍巍地上了道，朝着摸不准的感觉逐渐逼近，最后终于一拨拨地固定到位，在下落的过程中不断把残雪未消的路面扑哧扑哧砸出一个个麻坑。

在洁白的道路上五颜六色地走吧

狗像影子一样不小心闪了腰

空寂的芬芳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诗人的这么几句话表达出了艺术家们的共同心声。

记者一看，小稿有了这么大的反响，乐了，赶紧进行追踪连续报道。

记者：“请谈谈当‘先锋’的感觉……”

撒旦：“我傻蛋连撒旦都当了，还在乎当个先锋吗？”

记者穷追不舍：“不要这么简约，请再具体说说。”

撒旦：“已经再具体不过了。先锋就是存在，就是我的红卫兵时代，就是人或者牛，就是行走。”

鸡皮：“先锋就是进口超重低音音响，可接 CD 唱盘，卡拉 OK 功能完美齐全。”

鸭皮：“先锋就是国产特效消炎药，头孢氨苄特糖衣片，I 号 II 号 III 号 IV 号 V 号 VI 号，败火去痰。”

屁特：“先锋就是赛场上永远打前场的。我想操谁就操谁。”

一大堆意见反馈到海关关员耳朵里，搞得他晕头胀脑有点不耐烦了。关员把手一摆，说：

“这也先锋那也先锋，都先锋了，还先个什么锋！我还有好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没时间跟艺术家们缠磨。放行算了，我看没什么大不了的。

“先锋”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运进来了。

坚冰已经打破，道路且喜畅通。既然连“先锋”都过了关了，那么还有什么能检疫不合格的呢？批评家们敢想敢干，瞅准时机，再接再厉，又用集装箱塞满了成批成批的“主义”，装到远洋货轮上往国内进口。据不完全统计，那一年批发和零售的主义总共有：

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统归这一类）

兽道主义（人道主义和狗道主义统属这一门）

存在主义（包括不存在主义）

正弗洛伊德主义（以及反弗洛伊德主义）

旧权威主义（以及新权威主义）

前现代主义及其后现代主义

上形而下主义和下形而上主义

……

“废墟画派”给归为“解构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时代产物”。这下子又让从小到大只听说并忠于过一种主义的撒旦他们感到心里七上八下地不落底。傻蛋变成撒旦，多多少少还沾点边儿，撒旦成为先锋，也恍恍惚惚具备了某种可能，一切还勉强算在情理之中。如今又要苦撑着扛起一门子主义，实在让他们觉得有些吃力。

撒旦说：“大人先生们行行好，别再往前逼我们，好歹也叫几条人命。让我们顶多也就先个锋得了，别再主义行不行？”

评论家劝慰说：“你且把心放回肚子里，好好揣着吧。主不主义都是由我们鼓着噪呢，说你主，你就能主。都先锋起来了，还能不主一种义？如今人们都在主义，你不主义也没道理，显得落伍，成心跟别人过不去似的。”

撒旦说：“那好吧，我们权且主着。多咱看不行了，您趁早换人。”